



# 从没放弃掀一掀自己表演的“天花板”



高圆圆差点与《森中有林》中的角色王秀义擦肩而过。当她读完剧本时，郑执笔下的东北，冰雪之下有绿意，困境之中有野草般的生命力。高圆圆一眼就爱上了王秀义——一个离开北京、在沈阳生活十几年的女人，敢爱敢恨，危险又迷人。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人物灰度。她放下了原本的旅行计划，接下了这个角色。

在这部由郑执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中，高圆圆饰演的王秀义从中青年演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，她不执着于角色的“老态”，更多的是捕捉她的“病态”，完成了跨越四十年的表演。戏外，她保持着自己的拍戏节奏，珍惜与家人相处的向内生活。在接受记者采访中，她说自己并非天赋型演员，但“从来没有放弃去把天花板再掀一掀试试”。在《森中有林》里，观众将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王秀义，也是一个在表演与生活中愈发松弛通透的高圆圆。

领衔主演 高圆圆 饰 王秀义

如果非要有人偿命，  
我来偿！

森中有林 一命抵一命，  
这事儿能了不？  
05/23 全国上映

## 喜欢故事的气质，更着迷角色的人物灰度

《森中有林》整个故事的气质是高圆圆非常喜欢的。在高圆圆的印象里，东北给她的感觉是那种冰封天的画面，而故事中写了一个有树、有绿色、有春意的东北，这种色彩下面的人物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碰撞感，每一个角色都在自己的困境里面挣扎，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，“从文字里就已经读到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东西。”高圆圆说。

看完剧本，高圆圆又立马去读了郑执的原著小说，“虽然导演做了一些改动，但各有各的气质，我都很喜欢。”见面之后，高圆圆发现郑执的状态非常放松，没有新人导演的紧绷，甚至在片场比私下见面聊剧本还要放松，“你提出任何想法，他都能帮你解答，在一些细节上，他给了我一些非常有用，而且只有他能提供的东西”，高圆圆说，王秀义这个名字，就来自导演现实中的三姨，但故事是虚构的。

片中，王秀义有一段时间在食堂卖饭票。在高圆圆的印象里，她很少见到饭堂的阿姨有笑着脸卖饭票的，“这是一个班味很重的工作”。后来，导演郑执跟高圆圆说，这是他妈妈的一段经历。郑执的妈妈年轻时候是一名歌手，长得很漂亮，之后在沈阳的一家医院工作，每天中午在食堂卖饭票。有些人听说卖饭票的大姐特好看，特意来食堂看看。郑执的妈妈很享受这个状态。

听完导演的话，高圆圆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个角色。她觉得，王秀

义一天中唯一对外的社会活动，就是在食堂卖饭票，这完全像是自己的舞台一样，所以她这一天是愉悦的，要穿上自己漂亮的衣服享受中午这两小时的时间。

电影中，王秀义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，就已经是一个离开北京，在东北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。但从演员高圆圆的角度，她很好奇，王秀义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去沈阳。很多人都是往一线城市跑，而她选择背井离乡，一定是在自己的城市过得不如意，这种不如意为想象提供了很多可能性。

王秀义这个角色像野草一样，极富有生命力，敢爱敢恨，但也充满着致命的危险，有展现人性复杂的逾越边界的行为。在高圆圆看来，这正是这个角色的迷人之处。其实，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这种人物灰度。

高圆圆坦言，她过去拍的很多角色，无论是在剧作上还是个人的表达上，常常有意识地去隐藏人物的灰度，这与她当时的心境和成长状态有很大关系，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体现，“我没有能量去面对灰度，因为灰度是很难把握的，你把握不了的东西就会本能地选择逃避”。高圆圆说，呈现一个角色极端两头的东西，相对会简单一些，但中间灰色地带的可能性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有很多脉络可以往各个方向深浅不一地延伸，慢慢越来越大，她也越来越对这样的角色着迷。

## 于和伟送的“野花”，是王秀义的魂儿

片中王秀义第一次出场，是沈阳“万顺啤酒屋”那场戏——王秀义与于和伟饰演的廉加海两位旧情人多年后在啤酒屋偶遇。最开始，王秀义坐在情人郝胜利那桌，对于这个人物此时的状态，高圆圆觉得，陪在郝胜利的身边可能已经成为王秀义的一个日常，她估计真的是腻味透了现在的生活，整个人是一种非常不耐烦的状态，会有一种抽离感。所以，当她在啤酒屋看到廉加海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生命的小火苗从那时起一点点滋长起来了。两人在啤酒屋二楼洗手间外面的时候，有太多过去没有交代的事情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只有王秀义执着地问“当初为什么跑”和廉加海的无奈，“因为眼睛坏了”。虽然说来去就这两件事，但高圆圆希望观众能感觉到两人之间过去有很多故事。

第一次和于和伟合作，高圆圆就感受到对方在表演上的细腻和专业，她甚至觉得王秀义有很多灵魂上的东西是于和伟帮她注入的。

高圆圆提到一场关于“送野花”的戏。片中，王秀义、廉加海和廉加海女儿廉婕（张天爱饰）在按摩店吃饭。于和伟从外面拿回来一束野花，还带着泥土，拿个塑料袋兜好，刚好就放在按摩床上的洞里，“送野花”的细节是于和伟的主意，他又随口说了句台词“整个景”。高圆圆其实不太懂这

句话，但东北人就能抓取到这句话的一个幽默点。女儿廉婕说：“你得买点玫瑰花啊，你咋这么抠呢。”王秀义说：“野花多好看。”

这场戏，高圆圆印象特别深刻。在别人看来，王秀义就像野花，可是她觉得自己很美，她是欣赏自己的，“不管世间的标准是怎么样的，我不在你们的评判体系里，也不接受社会规训”。高圆圆觉得，这是一个非常王秀义的态度，就像王秀义的魂儿一样。

王秀义这个角色年龄跨度有40年，高圆圆要从中青年一直演到老年。当看到自己老年妆造型时，高圆圆心里咯噔了一下，“觉得特别像我妈妈的样子”，但她觉得这个角色更重要的还是要找人物的病态而不是老态。高圆圆发现，其现在在身边60岁左右的女性没有那么老，身体各方面的外部变化也没有那么大，她更多的是要捕捉到阿尔茨海默病对王秀义的折磨，王秀义经常处于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状态。

高圆圆常常在想，如何去外化王秀义老年的病态。内化的部分她前期做了一些功课，对于这个病情带给人的状态，她是能找到的，但这个东西怎么外化，一年过去了，高圆圆还在想从演员的角度怎么还能做得更好。“你现在的问我，我依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，细到哪个镜头怎么表现，我不知道，也许过两年我会有答案。”

## 从来没有放弃勤能补拙

从入行以来，高圆圆都不是作品产量极高的演员，基本一年一部戏，最多两部。“我没办法一直生活在剧组里，我自己的生活也非常重要”，高圆圆坦言，这种工作节奏是自己做的主动调节。

收到《森中有林》的剧本时，高圆圆差点拒绝掉。当时她正在国外出差，工作刚刚结束，算是半出差半旅行，她想给自己放个假，多跑几个地方玩一玩。但刚好又在路上，高圆圆心想，要不就把剧本看看，结果“一看就放不下了”，这才在作品履历中多了王秀义这个角色。

如今，高圆圆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松弛通透的状态。其实年轻的时候，她也经历过焦虑，整个人绷得非常紧。幸运的是，绷过之后她找到了一个松下来的度，“工作的时候该紧还是要紧，回到家那个状态就已经可以让我松下来了”。

高圆圆表示，自己生活中很少有社交，这是她主动想要的“一个清静的生活状态”。在她看来，演员这份工作很多时候是很向外求的，所以回到生活中，自己对于向外求已经没有任何渴望了，只是希望回到自己一个很小的生活

包裹里面就够了。不工作的时候，高圆圆完全是一个向内求的状态。“我对于人和人交往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，我目前的生活状态，已经满足了我对于人和人之间情感需求的一个上限了，就不需要再多了”。

只要不工作，高圆圆喜欢待在家里，希望跟孩子和家人在一起，她觉得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每天想说的话，跟家里人人都说完了，没有什么再想跟更多人说的话了。至于跟闺蜜朋友逛街吃饭，高圆圆笑着说，这种事情在北京是不会发生的，“我确实有一个闺蜜小群，大家在群里每天或者几天随便聊两句就够了”。

高圆圆曾坦言自己不是有天赋的演员，能看到自己表演的“天花板”。这句话只说了一半，很多人对于她的认知，停留在这句话的前半段，而后半段没说完的话是，“我从来没有放弃去打破这个东西，从来没有放弃勤能补拙这件事情，也从来没有放弃去把‘天花板’再掀一掀试试，万一给掀开了呢”。

滕朝/文 据《新京报》